

書



六臣柱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斗

王簡栖

善曰姓氏英賢錄曰王中字簡栖琅

尚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

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

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善曰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

詩傳曰挹也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

夕之池栢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



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  
勾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况視聽之  
高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况視聽之  
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善曰僧肇

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  
揆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道也維摩經  
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向曰目無是以掩室摩  
竭用啓息言之津善曰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

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論語註津濟渡水之  
處良曰掩室謂斂心入靜也華嚴經云佛在摩竭提國處  
寂滅道場此言斂心於摩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

善曰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  
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  
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

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浮名  
杜口於毗邪莊子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銑  
曰杜口謂不言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

陽者亦研幾於六位善曰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  
箕子曰我不知彞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  
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  
文也齊曰彞常倫理也言欲語理人之常理者必求事於  
九疇疇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  
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是故三才既辨  
九曰五福翰曰六位易卦之六爻

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善曰此顯言

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  
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鉉命天曰地以舒形萬象  
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言之不  
儀向曰三才天地人翰曰太極天地之始

可以已其在茲乎善曰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  
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



向謂醜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然又繫已也如是良曰已止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

所筌窮於此域善曰又六爻也繫辭也因爻以立辭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筍

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銑曰繫繫辭也筌期也則稱去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善曰此域謂道也

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借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

王逸楚辭注曰說謂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

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般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名故名號絕彼

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岸謂覺悟

於無則俯弘六度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

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

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六智度論曰欲流有

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各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敬也

禪定以守靜也智慧以通其理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

終始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

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良曰其道廣大各之言之亦不得

知其體性實相者也隨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之所

不可以學地五臣本作識智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

五臣本作乎字善曰妙法蓮花經曰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

由之所

不可學地



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註曰蘊淵奧也濟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意所生以及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滅也蘊積也夫幽

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善曰周易

谷幽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必吞之以響大鐘虛其體以受扣扣來無不應之以聲

况法身圓對規矩真立

善曰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序曰真權無謀而動與事會統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圓對蓋謂無滯闕一音稱物宮商潛也真立謂與真味之道相會而立

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私

善曰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序曰真權無謀而動與事會統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圓對蓋謂無滯闕一音稱物宮商潛也真立謂與真味之道相會而立

運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

是以如來利且迦維託生王室善曰如來佛

剛般若經注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

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

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

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魯季孫欲謀王室也向憑五

日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為子

衍之軾拯溺逝川善曰僧肇論曰聘六通之神驥乘五

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

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魯季孫欲謀王室也

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鈺曰如來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也軾車上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為不善有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善曰維摩經曰佛行入正道而樂行無



平路坦眾聖之夷塗大經說入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  
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爾雅曰底厓也 莊子曰喪道  
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翰曰一正見二思惟三正  
語四正業五正命六精進七正念八正定言如來開此八者  
大陰其人交喪 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  
五臣波酌而不竭 善曰玄關幽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  
作凌波樓賦曰幽關忽其離鍵玄風暖以雲頽 字林鍵門  
戴逵樓林賦曰幽關忽其離鍵玄風暖以雲頽 字林鍵門  
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  
能與於此遙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  
不竭莫知其所由也 統曰玄幽謂道之深遠也 關鍵皆所  
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妙道門 行不捨之檀而  
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 浚深也 行不捨之檀而  
施去聲 洽羣有 善曰夫心愛眾生而行捨者捨則增愛非為  
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  
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其美不為之為也  
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 維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  
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 故曰羣有 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

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良曰捨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

止也檀惠也洽徧也羣有謂萬物 萬物 善曰夫行慈者以眾生為緣眾生為緣則慈無所寄

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 涅槃經得諸菩薩無  
緣之慈 僧肇論釋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  
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眾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

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向曰大事之慈空中而行空中  
行慈故為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 善曰天以明照

無緣之慈 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  
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 僧肇論是

人虛心實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 金剛般若經諸恒河  
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 濟曰演廣勿無也大聖

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者故以無 導亡機之權而功濟  
私照之明而鑒極於沙數之界 導亡機之權而功濟

塵劫 善曰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斯以  
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

何止功濟塵劫乎 僧肇論是入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  
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 法華經曰人以力摩三千大千

大千 法華經曰人以力摩三千大千



上復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劫比於微塵數其劫復過是  
曰導引也亡無也若聖人以有機之權人人以機應則多惑  
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劫猶世也  
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四營然後拂衣  
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後拂衣  
**雙樹脫屣金沙**善曰左氏傳叔向拂衣從之文曰涅槃經  
邊婆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  
言如來演行聖化功濟微塵拂衣於娑羅樹間脫屣於金  
沙池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也樹謂娑羅樹也屣履也  
**惟惟惚**五臣**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惚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之  
貌也又曰一者其上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  
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汜汜乎其無  
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  
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  
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向曰恍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

不明不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身歸涅槃復無質也物質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

**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

**哉**善曰答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  
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

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端應經曰吾虛心樂伊無為無欲僧肇  
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能切涅

槃經曰佛以千墨纏裹其身積聚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  
如大涅槃經說位尊

般涅槃於天冠答遼閣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  
住故畫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

良曰棲遑謂游處也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維  
行其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

堅林謂衆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聚香木以火焚之其  
質雖盡其聖靈虛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善曰曇無羅識  
曰釋迦佛正法

靈不可盡歇也  
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  
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翰曰正法既沒



謂如來已入涅槃也象教謂為  
形象以教人也陵夷頽壞也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

得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安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  
日違方性有差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

一亦道也向曰正法既沒大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

以為得道矣方法也道也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

論善曰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益曰於無言中

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也吾不責其用知之如日月

也銚曰意順於非法以為是口辨其偽理於是馬鳴幽

讚龍樹虛求並振頽綱俱維絕善曰摩訶薩

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廢滅佛法有一比

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

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質明也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

頽綱既振謝莊為沈慶之荅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區

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翰曰幽讚謂遠助佛化虛求

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頽壞之綱紀繫絕陰法

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之要善曰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

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

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偏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

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真際實際法華經曰三

界無妄猶如火宅眾苦所燒我皆拔濟之向曰華嚴經云

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

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眾曜慧日於康

物如雲陰真境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曜慧日於康

衢則重昏夜曉善曰劉蚪曰善薩貞淨照均明兩故曰

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善曰言義徒精維



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九興行此法以伏外道七品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而二比丘興行此法以伏外道亦如晏子於樽俎之間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覘之齊饗使者使者將亂齊樂晏子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之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晏子之謂也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善曰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訶秦言大亦言勝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辨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為說草木籬籬之固無障闕若無

**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  
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移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濟曰方廣佛號也教肆謂教周魯一莊親昭夜景之臨金人習法也肆習也

**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

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殺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冠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向曰周莊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日

**然後遺文問去出列刹**  
察相

**望**  
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  
佛塔也

善曰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鳩歷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



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  
王彼至萇子興破京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  
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轅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  
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迦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  
至京師王蒙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  
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 釋惠遠本姓  
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  
達荆州欲往羅浮屈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  
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 札記十年以長則兄事之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記曰朕應天符創基江  
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 向曰佛圖澄羅什  
法師並高道之僧也結轅謂教跡多也 銑曰道林惠遠二  
僧名並有高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  
道皆游於吳

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 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

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膠瀉浩汗 北則層峯削成 漢謂蕩蕩雲沃沃良曰沃流也蕩動也

日月之所迴薄 善曰山海經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曰何恐日薄於西山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善曰左氏傳濟曰迴照也薄迫也

過曰雉國之害也鐘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 東望平臯千 善曰毛詩有

里超忽 善曰楚辭出入兮往不反平 信楚都之勝 善曰毛詩有

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游 善曰毛詩有

璧東觀漢記馬衍說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東修其心錫錫杖也 起也 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 也擁執也錫錫杖也 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 善曰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 維摩經云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 金光明經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 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 良曰宅居也言知緣業皆空虛則存緣之心廢



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

善曰惑煩惚也言萬物雖廣解

滅渾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三矣

惑者無復存身 濟曰軀身也言人志欲存其身者皆為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也

欲捨百齡於中身徇賤膚於猛鷲

善曰禮記古者謂年為齡齒

亦齡也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 列子魏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漢書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嬉龍龜水處 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救萬物也徇猶施也賤

膚肉也猛鷲鷹也稜伽經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鷓鴣釋提相因是諸天王化身作鷹逐此鷓鴣來投我稱已身肉與鷹代鷓

也班荆蔭松者久之

善曰左氏傳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

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 向曰班荆蔭松謂山野之居班布也

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善曰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

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尔雅曰坻蔭也 沈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之草以置經象

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

善曰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

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覲音冀

後軍長史江夏

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

善曰周禮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

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

善曰無興字

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

善曰宋書蔡興宗

之堂焉

善曰維摩經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以

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

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良曰刹塔也

善曰維摩經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以

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善曰宋書蔡興宗

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善曰宋書蔡興宗

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善曰宋書蔡興宗



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直者用此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為寺之稱首頭陀後有僧勤法師貞節

苦心求仁養志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曹植擬九詠徒勤躬苦苦心論語子曰求仁

而得仁莊子纂修堂宇未就而沒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

德纂修其緒銑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善曰魏太祖曰祭橋玄文曰

懿德高軌况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

變化之不可逃翰曰執跡也莊子藏舟於壑人以爲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性命爲造化所運忽焉而終焉

歲月僧徒聞其無人椽衰椽毀而莫構可爲長

太息矣善曰周易閔其戶閔其無人淮南子注

曰椽棟也構起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按三代絕業封禪書前聖所以永保鴻

名濟曰洪大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善曰禮記也紐猶綴也

文王而宗武王尚書皇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良曰言祖龍武王尊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

昭明升舉此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善曰尚書曰道而復行

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

去賊興復祖宗向曰格至光亮表外弘大啓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傍開四外又大開惠澤興復頽壞之理是

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

物尚書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翰曰帝命惟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

安其下人濟其多難爲君之道也康安也步中雅頌驟合韶護善曰禮記曰

爲君之道也康安也



中韶護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劉向曰韶舜樂護湯樂言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而合其正樂

區九譯沙場一候善曰十洲記曰炎州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常氏重

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銑曰炎區南方之蠻夷重譯語而來朝天子

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者言少邊患非齊書曰明帝即位改為建武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

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明帝第王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

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又

謂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作藩衛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

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善曰方城謂楚龜

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

龜蒙曾也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

訓而咨於故實言江夏王為郢州亦有此事

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

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善曰

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

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肅子顯齊書劉誼字子穆為江夏

夏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

也翰曰誼為江夏內史為王幼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

智刃所遊五臣日新月故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

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刃刃若新發於剛彼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

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向曰明智之理

斷割之道如刃刃之利害政來者為日新去而過者為月故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善曰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



實而歸 銑曰虛心求 物得道既勝實自歸之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

幾 起立慨深覆箕悲同棄井 善曰論語 譬如為山 雖覆一簣其進吾往也孟

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棄井也 曰慨恨也實土龍也有以龍盛土覆而為山少一簣之士而

不成山者有掘井雖深將及泉而棄 因百姓之有餘問 者皆踰此寺廢於已安墜於幾立

天下之無事 善曰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 失時故山林不重而百姓 有餘材西都 庀耳徒揆曰

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向曰問伺也 各有司存 善曰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宮官庀其司村

楚室論語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 於是民以悅來工以 司存 銑曰庀具徒眾揆度也

心競 善曰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莊子舜之治天 下使民心競王慝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

巨丘被陵因高就遠 起高樓故曰就遠 層軒延袤

茂 上出雲霓 善曰 楚辭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 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層延袤百

上陵青雲霓 向曰層軒廊也延長也 飛閣

透迤下臨無地 善曰西都賦曰修除飛閣楚辭曰載雲 義曰楚辭曰下崦嵫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為珠

網朝霞為丹矐 網以珠為網施於殿屋者丹矐以赤飾 矐曰透迤相連貌言閣高下臨見地若無

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善曰山海經曰 有木焉名曰帝休曰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

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 華九衢 仲長子昌言暑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

之首山曰崑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 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

類也 仲長子昌言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良曰 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即 崖谷共清風泉

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

崖谷共清風泉

崖谷共清風泉

崖谷共清風泉

崖谷共清風泉

崖谷共清風泉

崖谷共清風泉



相渙金姿寶相永籍閑安

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

色微妙其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

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

息心了義終焉游集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

依於了義一向說記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

向曰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

覺也

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周禮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

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

朝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

有銘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

其名焉

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

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

言時稱伐

五臣本作代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善曰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

夫稱我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

碑也

法言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邵美

也

銑曰言鏤文樹碑則年代彌多而功名宣

敢寓言於

彫篆庶髮髻乎衆妙

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

童子雕蟲篆刻

老子玄之又

玄衆妙之門

翰曰寓奇也雕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髮髻

其

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善曰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

濁重者下為地

向

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善曰周易曰

玄黃天地之雜也天

曰天地初分之時

之器器謂品物也

南都賦百品千名

春秋元命苞政行

象息孺動蛸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

陸機鼈賦摠美惡而

融融播萬族乎一

淳源上派澆風下

黷善曰莊子曰德

又下衰及唐虞

區

銑曰器物也

直

直



溟溟散朴淮南子以溟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

林曰黷特垢也杜木切濟曰溟和之源自上流派而澆溟

之風垢濁於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善曰瑞應經曰感傷

下贖垢濁也愛流成海情塵為岳世間沒於愛欲之海

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

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曰積亦見多為

惡日積亦多也向曰愛欲至多若皇矣能仁撫期命

世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痛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

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立俯來拯拔故

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連之至當下作佛孟子五百年必有

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翰曰皇大也撫

期謂千年期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撫應千年期而命

跡於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善曰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

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

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睠顧中

土聿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之國奄有大千遂荒三界

在天地之中故言中土聿族也

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

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

火宅拔濟衆生殷鑒四門幽求六歲善曰毛詩曰殷

良曰奄同荒理也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

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

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父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

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

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

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即拾葶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

一麻一麥端坐六年向曰四門同善注後太子居於深山

不飲不食箕坐又手閉目一心不成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

云幽求亦既成德妙盡無為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來

六歲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帝獻方石天開淥

心樂靜無為無欲濟曰既已也池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

池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

用意即頰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

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

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

文選卷五十九



用名爲指地也 **祥河輟水寶樹低枝** 善曰瑞應經曰時

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

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曰入指地池澡

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修好 **通莊九**

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折安步三危** 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爲益

州刺史行郡至中樊九折阪數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土易農

尚書曰甯三苗于三危 良曰九折三危並山名言佛之神

通不以山爲阻險皆通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善曰頭陀

安步而行也莊道也

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

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翰曰波

澄謂心靜雲起 **者山廣運給園多士** 善曰法華經曰佛

謂其應感也

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 尚書帝德廣運金剛般若

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

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向曰者山謂耆闍 **金粟來儀文**

峴山給園謂給孤獨園多士謂衆比丘也

**殊戾止** 善曰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

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毛詩曰魯侯戾止 銑曰

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戾至也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

也天動而地安而佛應之以順也 良曰乾天 法本不然

也 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良曰乾天 法本不然

**今則無滅** 善曰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

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

**夷未缺** 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百年像法一

千百年未法一萬年史記曰酒闌漢書音義文穎曰

闕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

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翰曰象王謂

正法也闕微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 **於昭有齊戒** 五

來正法雖微然其無爲之道未缺廢也

**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柁** 翊洩反協韻 善

式字

式字

式字

式字



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僧敬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布聲於宇宙齊弱喪於玄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柵械也音裔翊池切叫韶向曰於歎美之辭也昭明楊奉洪大烈業也言齊有美明之德用牽大業修其壞法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柵掉也言佛法將壞而齊乃能維持使之復存又如舟之濟川而得其掉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善曰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一行也良曰名區謂

置寺之所也禪靜慧智攸所也

**倚**五臣作傍

**據崇巖巖臨睨**

**通壑**善曰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說文

**溝池湘漢堆阜**

**衡霍**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為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池

**皐幽幽林薄**善曰毛詩曰周原膺膺莖茶如飴上林賦曰

**薄**善曰毛詩曰周原膺膺莖茶如飴上林賦曰

**媚**善曰毛詩曰周原膺膺莖茶如飴上林賦曰

**茲邦后法流是挹**

善曰毛詩媚茲一人銑曰媚愛也邦后謂江夏王也法流言江夏王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善曰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

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耳鼻舌身心已過

翰曰茂盛也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此

**言靈宇載懷興葺**

善曰毛詩眷言顧之葺葺屋也

**丹刻暈飛輪奐**

善曰左氏傳曰丹栢

**離立**善曰左氏傳曰丹栢

杜預曰刻鏤也毛詩如暈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暈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皇立翥

元命苞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誅曰鳳皇立翥

**容已安**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

禮智信根於心色粹然見於面趙岐曰醇潤澤之



貌言佛象既已開設而有潤澤之形容也辟容潤澤之桂深冬

燠六松踈夏寒善曰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爾雅

暖辛而冬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善曰瑞應經曰佛已勝

幡西振貞石南刊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

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教來自西碑曰乃刊玄石而旌

###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名昭諡也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善曰蕭子顯齊書人也

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虛居東海蘭陵縣

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愁過

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

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

受錄善曰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

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尚

善琰機鈔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如

祖有至德佐虎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

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

以寧亂魏氏時乘五臣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康禎克安民

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垂仁德於下故魏主秉天時而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善曰尚書曰

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良曰靈源神基謂蕭

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流高如山岳極至于天以比其



峻也積石山也言河水流於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

祖宣皇帝雄材威烈名

蓋當時

善曰蕭子顯書曰太祖皇帝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

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也高帝即

孝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善曰蕭子顯齊書

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

父貞正也言含道居正可卷懷前代帝王也

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岳

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向曰謂絢也辰象曰氣蘊粉

風雲身負日月

善曰論衡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

萬端莊子曰孔子圍於陳祭之間太公住帶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虛曰揭擗也

曰蘊積也身負立行五臣

可模五臣作

置言成範英

華外發清明內昭

五臣作照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曹植

李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也

也內謂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善曰孝經夫孝天

此言行孝道也孝者因於

簡父遠大之方率由

斯至善曰周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

大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而能盡至其理也方道率自

也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

不知

善曰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者行於水曰泳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者昭昭若

言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之



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善曰傅子曰二漢之

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舍孽子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鏡曰三辰日月星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善曰典引曰神靈日照光

被六幽尚書德惟一動罔不吉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善曰論語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而治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善曰漢

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又尚書疇咨若時登庸也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五臣略也善曰周禮建大麾以用然

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西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國語注

略簡也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部統也數術也水德方衰天命

未改善曰水德謂宋也左傳王孫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

躍侯時作鎮淮泗善曰蕭子顯齊書宋明帝以淮南瓜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

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推朱旌作鎮淮泗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喻升為天子也俟待也如

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善曰論語相公九合諸

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鏡曰如仁謂有仁之心思濟世亂夕驚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迴

思慮也惕驚也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善曰廣雅曰龕



取也佑耽切 向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

夕從容左右善曰漢書劉曰上疏知不可不深蓋同

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善曰周書晉

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

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

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

五向曰王子晉初游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年十

委任同此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善曰晉中興者

動靜顧問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善曰蕭子

起予聖懷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顯齊書

緬為宋劭陵王文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漢書曰梁孝王

來朝從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禮記曰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乘之

徒遊王門焉言王初為宋劭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

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綸誥謂蘭桂有芬清暉自遠

天子制勅之言使其掌之

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楚辭曰椒桂雅以顛覆

于逸註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

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銑曰芬香也言其帝出于

德知蘭桂之有香清明光暉其心自遠帝出于

出房所立其耀威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

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木

秉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木之良曰

震東方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日比君

也衣青光者亦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善曰蕭子顯齊書

取其木色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善曰蕭子顯齊書

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杜東方青南

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肩以廣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首以

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向曰太祖既立位乃封緬

為正方軌猶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土地受其茅

土以立其社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善曰周禮六典瑞

也俾使也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善曰周禮六典瑞

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朝曰析人之珪糖人之爵毛

詩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雲野雲夢之野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濟曰瑞猶福也



析分也珪諸侯所執猶符信然與天子各執一式掌諸命

帝難其人善曰漢書疎廣曰太子困儲副君也尚書禹曰

翰曰式用也納時入為太子中庶子故云用掌儲命以知之為難

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納轉太子

可用為儀向曰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善曰晉中興書

允信也膺當也協隆治道札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

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眾知父子之首矣其

二曰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周易

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銑曰博望

協和隆盛敷布也三善謂事君事父事長也

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善曰漢書曰武帝戾太子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刀大

子出龍樓門良曰漢武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

從其所好言緬贊助太子是博望苑之獻替帷辰實掌

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門名峻高也

喉脣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

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辰帝坐也禮記曰天子

負斧戾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脣濟曰言緬侍

太子獻其事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辰牖之間臣諫

不已喉脣謂出納言辭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善

也哀尺楯間也替廢也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禮記

言如絲其出如綸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待其刻

銜謂宣太子之言出於外前暉後光非止恒受臣五

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

本作授善曰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

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向曰言前後所任皆

有光暉非止與恒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善曰蕭

常百官所授同銑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出納

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子胥以惟允劔璽增華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

為上賢無異乎聖人銑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出納



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劍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

良曰緬遷侍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

璽抱劍增華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世祖即位緬遷

都會殷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

都會殷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

都會殷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

都會殷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

都會殷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

都會殷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

都會殷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

都會殷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

都會殷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 向曰騫弘義讓以勛君  
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為并楚故也

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五臣上德綏用中典

善曰論語識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于寶晉紀曰丁固文  
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勛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

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老子曰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

刑平國用中典 疑獄得情而弗喜善曰漢書曰張湯

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又宿訟兩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良曰哀其有罪

讓而同歸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

相責讓 濟曰宿有爭訟不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

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

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  
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

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  
郡蒙齊不受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 翰曰

春申君王歇封江東十二縣鄧攸為吳郡守吳人饑乃發倉  
賑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部皆齊 封疆界也緝和熙養

也氓庶 夏首藩要任重推轂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

百姓也 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  
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 向曰夏首水口名 言此

處為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為荊州牧也古之遣 衿帶

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穀送之鎮荊州 函谷險要衿帶

中流地殷江漢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

言荊州以江流為之衿 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善

帶其地正當江之阻 衡巫三江名吳都賦曰徑路絕 西通鄧 鄧水陸之塗

風雲通 良曰衡巫二山名 三七 善曰左氏傳曰鄧南鄧人杜預曰鄧今鄧鄉縣南江水

所湊 濟曰鄧鄧邑名 是惟形勝闕外莫先善曰漢

三七謂二千一百里



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閫以內寡  
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鄭玄曰禮記注閫門限也若本切  
翰曰閫門限也邦畿之內如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莫先者天下無先

**明德攸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 **建麾作牧**周禮建大

德慎罰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善曰孟子

濯之秋陽以暴之暴母邃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

曰豐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

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澤無不漸**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

人如秋日之和人曠其光愛其温也其威明又如夏日之盛

其猛 **明無不察**善曰西征賦曰

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漢亦 **容光之微必照**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

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善曰史記

容光 **德與五材並運**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

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懷邇無不肅**善曰阮嗣宗勸晉王牋

向曰八風八方風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 **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

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

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還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見

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

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

明府下車以來送寵謙謝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

去故戮力來送寵謙謝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

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



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絃長吏以上居官無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條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縶屬不絕課更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良曰同善注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

**還居近侍兼饗戎秩**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 **侯府寄隆儲端仕** 顯善曰魏畧

侍中兼驍騎將軍也饗當也戎秩謂武職也 **延康置故漢比軍中候之官也** 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翰曰侯府宿衛之官也儲端仕顯謂緬為太子詹事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 向曰謂此官晉朝 **羊琇願言**

**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善曰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維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

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

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 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嘗謂武帝曰

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戲許之後武帝即位秀但為左衛將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獲也 謝琰征

兼有功為輔國將軍領 **升降二宮** 五臣作君 **今績斯侯** 善

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中領軍太子詹事 良曰言其 **禁旅**

政善之功可待成於此時也令善績功斯此侯待也

**尊嚴主器彌固** 善曰蔡邕奏逢碑曰乃撫京邑摠齊禁

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主器謂太 **禹穴神**

子也緬為詹事以本太子而勤誠益固矣彌益也

**皇地埒分陝**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

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翰曰此緬出為會稽

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臯地也其地

肥沃故云神臯分陝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邵公主之

今緬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埒其美也陝地名 **江左以來常遞斯任** 向曰謂天子都汪左 **東渚**

**鉅** 五臣作臣 **海南望秦稽** 善曰子虛賦曰齊東者鉅海南

有琅耶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在



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治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淵數胥萃隄

相蒲攸在

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王萃淵數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隄蒲之澤

也貨殖之民千金比屋

五臣本作室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

有所并也濟曰言家郭壘之內雲屋萬家

善曰徐幹陳情詩曰

郭壘猶郭邑也雲屋謂高樓上及雲

翰刑政繁舛舊

難詳一

向曰言此郡多奸盜皆豪富雖刑政繁倍

南山

羣盜未足云多

善曰漢書呈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崩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為諫議

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

山橫行剽劫良人遵為治二句之間賊亂

渤海亂繩方

斯易理

善曰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

民猶治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

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飢盜賊並起餘同善

注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修敷

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趙令

神行征艾朔士

齊曰下車初至也誠恕既孚鉤距靡

用

善曰左氏傳注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

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

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

情也孚信鉤置距閉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閉奸不待楮

路而繩為會稽誠心恕物為神明信則鉤距無用



汙之權而奸渠必翦

善曰尚書曰殲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

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故問長安父老偷盜盜長數人做捨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曰今忽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色汗其衣吏乃坐里門

出有赤色汗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清

治言緬為政不待此詐而奸惡之長必見誅翦無假里

五臣本端之藉而惡子咸誅 善曰歌錄曰雁門太守

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負移惡子姓偏著里端 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善曰

此云黑者蓋後人書寫之悞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閭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有德不假致法令於里端賊皆已誅

論語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南陽葦杖未足 臣五

情則哀矜而勿喜 良曰予敬也 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

本作 比其仁 善曰 後漢書曰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

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士老蒲為葦

賴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 濟曰韓詩外

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言此 穎川時雨無以

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餘同善注 穎川太守

豐其澤 善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穎川太守

後為穎川郡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 公攬轡升車牧州

言緬之為政雖穎川之惠無以豐也 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

五臣本 典郡 善曰 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

作川字 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

向曰漢宣帝時長

安父

長

安父

長

安父

長

安父

長

安父

長

安父

長

安父

長

安父

長

安父



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

盛齋壘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使使者或當道問皆曰願復

留霸暮年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物以行

反謂去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濟曰後漢第五倫為

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啼呼侯霸為臨淮太守

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問言細之去官人有此

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忘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

其遠路不知疲也塗道也

結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兗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異

台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到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

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翰曰後漢寇恂

為穎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穎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方

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

城漢池南顧莫重五臣本千里善本無千里字善曰

以為城漢北指峭潼平塗不過七日善曰峭二峭也

水以為池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

統曰峭山名潼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里

西接嶢武關路曾盈千

北文穎曰武關在浙西一工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

去河洛不盈千里良曰嶢武二關名不盈千里

夷微弔重山萬生善曰魏都賦曰壘陝夷落張揖漢

界魏都賦曰山重山之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

東阨齊曰陬聚微居也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

剽四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

驅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

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掠強取也翰曰壘夷聚居時

為人患浮謂生得人豎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

畜生馬之類剽劫也

歲時不息向曰鼓烽皆所推埋穿掘之黨阡陌

成羣善曰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推

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

理之穿掘謂發冢而

取物阡陌道路也

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

善曰

傲慢



侮欺禦 累藩感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善曰賈在

止也善曰賈在 裁制也濟曰藩國也歷任 加以戎羯居 窺窬伺我國語注曰

邊隙善曰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

窺窬伺我窺窬伺我 北風未起馬翰曰戎

首便以南向塞昔未衰嚴城於焉早閉善曰魏

峇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李陵與蘇武書曰涼

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志減洪

疆場大駭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胸山左

乃心北眷聽朝不怡善曰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味

天子良曰怡悅也

揚旆漢南非人莫可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雍州刺

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

征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

令首塗仁風載路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治威令行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善曰漢書

牛酒日至壺漿塞陌音義曰躅

善同良注良曰韓信破趙欲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

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

而來降獻以牛酒也昔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以玄黃

湯來征塞陌多而滿道謂緬 失羔犬羊其來久矣善

出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善



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大羊為羣

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呂相告秦秦雖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

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善曰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沙一虎豹何為也

以廉風孚以誠德銑曰扇舉也孚信也盡任崇置水

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崇者

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鱸一本水一在置戶屏

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難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

開門血脈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

得民司馬虛續漢書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

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

汲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伋金如粟而弗覩馬

如羊而靡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魚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破莫鞬豪帥感魚恩上馬

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

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既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金馬還之濟注同言雖賤如羊雛雉必懷豚魚不爽

粟亦不用也而況於貴乎靡無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頓傷稼犬牙緣界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

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

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

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堅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翰曰雛雉為後漢魯龔為中牟令仁政所致言緬之仁政雛雉必懷其

德也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失

舉落望德如歸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

感其仁惠皆傾其巢居遷邢干夷儀邢遷如歸也向曰蠻夷

部落望緬恩德而來



漢書曰尉佗難髮其距淮南子三苗卉服滿塗夷歌

髮首 銑曰推髻髮首蠻夷結髮之形 卉服滿塗夷歌

成韻 善曰尚書曰鳥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

歸義作詩三章也良曰蠻夷以草為服行禮義既敷威

刑具舉 善曰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 疆民獷古俗

反志遷情 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

並切 翰曰疆暴之人獷惡之俗皆 風塵不起囹圄

寂寞 善曰東觀漢記曰祭彤為遼東太守野無風塵

富商野次宿秉停苗 側眉切 善曰國語叔向

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

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苗畝毛萇曰

田一歲曰苗 銑曰次舍也野舍言不遇 血也秉禾 螺 綠

東也苗一歲田也言將豐 宿積禾束 之於田

蝗弗起豺虎遠跡 善曰范曄後漢書 宋均字叔平南

民患常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穿除

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

九江東界者四散去 良曰螺蝗蟲之食苗者豺虎 北狄

懼威關塞謐靜 濟曰北狄謂 偵謀不敢東窺駝馬

不敢南牧 善曰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牒賊反間為國賊

之虜大破不敢復關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翰曰偵問也謀夷狄懼言也言夷狄恐懼相問之言不敢有

東窺之意不敢南牧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善曰

謂齊在南畏齊德 策謀也席卷謂取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 向曰振舉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善曰楚辭 龍駕

周章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 銑曰龍駕紫蓋並

天子行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咸陽並為魏所都



而遘疾彌留歛焉大漸善曰尚書曰臻既彌留良曰遘遇也

彌留謂疾病不去其身大漸謂疾漸重將死耕夫釋耒桑婦下五臣本機善曰曹植荀侯誄曰機女投杼農夫輟耕濟曰耒耕具言耕夫桑婦感緬之仁惠恐其將薨皆釋去作具以相驚惜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善曰左氏傳乃大有事于羣謂山川所有祈祭之所也人皆並走往祈祀之以求其福望緬之疾瘳維永明九年夏五

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霄善曰颯然吹木葉落貌向曰颯然謂空而無人也庶僚僚官也霄零落也言衆官如零落有所失

男女老幼大臨去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

達于四境善曰潘勗荀或碑男女老幼里號巷哭城榮緒晉書曰羊祐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銑曰言舉國男女老幼哭臨於街衢其聲響相傳接而至于四達夷羣戎落幽遠

必至向曰日落謂聚居部落也望城拊膺震動邾邑並求入奉

靈櫬楚潘司抑而弗許良曰櫬棺也潘雖鄧訓致

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慚

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相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取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大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俱亦死耳尚書惟慚德神駕

東還號送踰境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沂水悲泣濟曰神駕謂喪車也東還謂自荆州還江東也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

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善曰蕭子顯齊書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人頌頌仰天告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牋曰舉國頌頌歎慕盈塗向

民哭送之出境

天得

三

九

三

三

三



曰人吏申祭號哭滿道悲泣之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流也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銑曰臨危謂臨楚囊之請

惟五臣本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而彌固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

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

忠矣將死不忘衛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綱忠於國雖至危殆

其情也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固也衛魚之心身二而意結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

我數言遠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更不

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及召

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翰曰衛二宮軫

勸五臣本向曰二宮天子太子也謂常事追貽

侍中領五臣本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

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

不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結

時登庸銑曰皇上謂明帝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

言明帝納政事之辰登庸惟始也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謂將欲登用為天子先試用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

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

師城門屯兵良曰允信也明帝初為聞凶哀震感絕

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

移時濟曰移時因遘沈痾絲留氣序翰曰遘遇也

於身也氣序謂經時也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善曰世祖武

謂經時也善曰世祖武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善曰世祖武

勉膳禁哭中使相望善曰世祖武上雖外

順皇三日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



善曰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良曰上謂明帝也皇旨謂世祖意勸諭也

此移年癯俱瘠改貌善曰爾雅曰臞瘠也與癯同渠俱切

之愛振古莫儔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弟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

入纂絕業善曰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

並建善曰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章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周禮曰

流涕望曲阜而令悲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

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

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翰曰玄言繁華

悅之麗篆籀又之則善曰法言今之學者非獨為之

毫端善曰毛詩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

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善曰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

路大族夏后氏之演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濟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

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

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悲

改贈司徒因謚

繁華

今之學者非獨為之

向曰繁華

向曰繁華

向曰繁華

向曰繁華



融廣成頌曰儲積山數廣思河澤長曰博奕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亦秋天天下之善亦也言王之奕思雖奕秋之儲思

無以競其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善曰周易木為孤刻木為

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依號

李虎發而石開濟曰取睽射也養由基善射流睇而依號也睇邪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

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善曰周易得也尚書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辨亡論曰按士盡盛德之容吳

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遊士林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

開開戴達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離捷玄風暖以雲頽西征賦曰曾中豁其洞開翰曰道體幽微本於

情瀾不竭善曰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向曰其情如波王大尉云郭子女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關不竭竭盡譽豈滿天下德冠生民善曰孝經言漢天下無口過

之榮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蓋百代五臣

世之儀表千年五臣本之領袖曾不慙魚留梁摧

奄及善曰荀氏家傳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

氏傳孔丘卒公誅之曰吳天不弔不勉遺一老禮記曰孔子

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良曰熱惜也梁摧謂如屋之梁棟摧折也奄及言速及也

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善曰潘岳賈充誄秦亡

蹇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殺大史死春者不相杵史

記以為五殺而云蹇叔未詳潘沈之言濟曰僑謂子產也

蹇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鄭人興歌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興謠

也秦相蹇叔死秦人皆輟翰曰戚春而思憶之相送杵聲也凡我僚舊均哀其戚憂也

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



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天折之人更生  
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  
落落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  
思所以

克播遺塵散之穹壤

善曰魏都賦曰賦曰列聖之遺塵曹  
植露盤頌曰散之天壤以顯元

功 銑曰播布穹天壤地也 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

翰曰刊刻也 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善曰毛詩商頌文 氏女吞鸞卵而生契契殷之先祖

也商即殷也蕭 是開金運祚始玉筐

善曰金謂殷德 子曰五德從所

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 有娥氏有二佚女為

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監監二女愛而爭

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鸞遺卵而比飛遂不反高誘  
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 齊曰殷以  
金德王故曰金運也有娥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 善曰論  
同善注故云作始玉筐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  
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摯而興

向曰三仁同善注房蒼神 亦白其馬侯服周王 善曰毛

之精則周室木德而興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

周天命靡常 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  
故白其馬侯服謂為 本枝派別因菜命氏 善曰微子之  
諸侯以奉周王 後食邑於蕭

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  
書曰楊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昨

之士而命之氏 良曰本枝謂與殷同根枝如水之生焉後  
乃分族如木同源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菜其蕭氏之先

蕭叔大心因食菜於蕭命 涉徐而東義均梁徒 善曰謂  
為蕭氏焉水分流曰派 徙蘭陵

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  
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成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

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翰曰蕭  
氏本從殷涉於徐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地均同也言

遷居之義與劉氏徙大梁移居於豐同也漢 自茲以降懷  
氏隨魏從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梁地名

是五元



青拖紫善曰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崇基巖巖向曰懷拖皆衣之也青紫貴服飾也

長瀾瀾瀾密爾反善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流長貌言其祖宗惟聖造物龍飛天步善曰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

德高而祚長人司馬虎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帝位天步謂游於載鼎載革有除有布善曰鼎革二卦

高遠至艱難也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李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濟曰載則

也鼎革易卦也鼎者取新之義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高皇赫矣仰膺

乾顧善曰曹府君陳實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景皇

蒸哉實啓洪祚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氏謚

君啓開洪大祚福也喬嶽峻峙命世興賢善曰毛詩

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

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應

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黃雅曰命名也銑曰喬高高也

期誕德絕後光前善曰膺五百歲之期曹植上文帝

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良曰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

生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絕後其賢德尤於祖考

故云機以成務覺在民先善曰周易幾者動之微

先也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位非大寶爵乃

上天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善曰楚辭曰

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向曰於升降

始濯纓謂緬初入仕時也纓衣領也猷謀濬深也

文陞透迤魏闕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

涉乎文陞以登華殿已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

江海之上心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



曰文陸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  
之透也行貌魏闕天子之闕  
陸機謝成都王牋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  
如露之霑潤風之扇動也吳越二國名緬為吳郡會稽二大  
也

涉夏踰漢政成期月  
善曰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  
論語 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 濟曰夏謂荆州漢譯 襄陽緬皆曾理  
尚書曰逾于漢

日新為盛  
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  
日新之謂盛德  
盛美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善曰論語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又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溫之以莊則  
敬 向曰為上則哀矜下人 不違也莊敬 儉禮敬也

草木不天昆蟲得性  
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  
木之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昆蟲焉 銑曰草木不以時不伐之禽  
獸不以時不殺之故不天而得性

我有芳蘭民胥  
攸詠  
善曰芳蘭喻其  
德盛馨香胥相攸所也言人歌謠所以詠其德

夷蠢蠢巖別嶂分  
善曰爾雅曰蠢動也  
向曰蠢蠢動  
貌巖嶂山也言各分別四居於山

傾山盡洛其從如雲  
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濟曰落謂蠻夷所聚居處 言其  
皆歸緬德傾盡山居而來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  
善曰莊  
子入海 銑曰望維也負戴謂負擔生資之物而來成羣  
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  
子入海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  
善曰封禪書曰昆蟲聞澤  
多 迴首向內漢書曰叩笮之君長  
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 翰曰漢朝南夷及叩笮之君  
長皆迴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云也迴首請吏謂願  
歸帝命以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  
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  
為臣 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  
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  
也 良曰罔無也遂猶輔也

彼蒼如何與山止簣  
善曰  
毛詩曰彼蒼者天穢我良人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  
吾止也 向曰彼蒼天也與山止簣謂起土為山而未成少  
一簣之土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

四牡方馳六  
未遂而死亦如與山止於一簣也簣土籠也



龍頰轡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頰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方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

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頰猶舍也翰曰四牡謂駟馬也言將乘駟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安

人難而日御不駐頰下其轡光陰已沒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斯民曷仰邦國殄瘁善曰

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向曰緬既死矣此下齊隕

晏平行哭致禮善曰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車之馱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趙徂

昌國列邦揮涕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殺降趙

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

趙列國聞之皆悲泣揮涕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善曰左氏傳伯州犁謂皇頌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良曰君斯猶哀感徒庶慟此君也此君謂緬也皇謂明帝也介大也

興雲陛

善曰注思七略曰闔甲第之廣袤建雲陛之差峨翰曰徒庶下人也雲陛天子殿階也不言天子而

階毀留攢川汎歸軸

善曰禮記曰君也亦言陛下攢猶叢也殯君棺以龍輜叢不題湊象梓儀禮曰

上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軾也向曰攢謂堂中權殯之名也

其毀者謂啓發其殯將歸于國也留謂留其殯處餘競羞

跡也川汎歸軸謂船載其柩以歸也以船比車故云軸野莫爭攀去轂執曰言下人皆競進於野以申奠遵

渚號追臨波望哭善曰毛詩鴻飛遵渚後漢書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善曰楚辭日春蘭兮

秋菊長無絕芳終古良曰蘭菊皆草名塗由帝渚朱

軒靡駕善曰楚辭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夫命為娥皇女英沒於此故云緬極路由此水東首瑩園即宮



長夜

善曰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

夜慈母去中堂

向曰東首謂向東

逝川無待黃金難

化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也言逝者如川不停又不能化金以為神丹以致神仙長生故至死鐘石

徒刊芳猷永謝

善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謝去也

翰曰百官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死矣徒為之也永長謝去也鐘即金也刊刻也

墓誌

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太祖為劉瓛取王氏

女瓛卒元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

向曰瓛平生與其妻道義相得終身不改志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

善曰列女傳曰

老萊子逃出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亦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

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

甚修鴻納之共避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春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

所在敬而慕之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善曰

並古之賢婦人也言夫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村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

曰子貢見原憲杖藜應門翰曰簪首欣欣負載在

冀之畦

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畦音攜良曰言夫妻相與負載營業之物以相隨



也曰季使過冀見冀快擗其妻盥之相待如賓冀地名畦田隴也

**居至有行取聞** 王臣

**義讓** 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取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

子有行左氏傳趙衰曰臣亟稟訓丹陽弘風丞相善曰

聞其言矣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善曰

顯齊書曰獻晉丹陽尹恢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遵之

後也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善曰漢

受其訓焉晉丞相王遵是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夫人先祖故弘其風故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善曰漢

賈逵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

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善曰陸

肇允才淑閩德斯諒 **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窈

玄曰閩門限也 **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窈

淑美也諒善也言夫八始信才美之盛而閩內之德此為善

也禮云內言不出 **蕪沒鄭鄉寂寥楊冢** 善曰鄭玄字康

於閩閩門限也 **蕪沒鄭鄉寂寥楊冢** 善曰鄭玄字康

成北海人也國相孔鮒深敬玄疑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

立一鄉曰濟置土鄉址心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

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良曰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楊三

君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善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

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

種之其樹柞粉雜離五味攪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

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家上之

木拱矣 **濟曰孔子卒葬於魯城北弟子各以其國樹種**

之於坐本毫末之小而至於合拱拱合手也 **暫啓荒埏**

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 **暫啓荒埏**

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善曰

中矣荒埏墓中道高闕也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善曰

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且爵

而貴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為爵祿重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也匪非也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呂正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

註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五臣本作庶幾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

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向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

庶幾之

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

五臣作禮 之非

毀譽所至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

所譽高秀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魏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

此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

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 至若 五臣 曲臺之禮

周萬物 濟曰綜理該通也 九師之易 善曰七略曰官 皇帝時行射禮博上后倉為之

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曰音義曰淮南 樂分龍趙詩

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翰注同 析歷齊韓 善曰漢書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

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

德梁人也又曰許曾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

韓詩臣瓚曰韓固作齊詩 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

趙氏七篇韓齊二家 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 善曰

作詩而能析理 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漢書

問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

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

朝等 向曰言竟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

興其 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善曰謝承後漢書 劉

事也 向曰謂上諸學技之事有一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至東

人善者無不兼理而學之 平齊聲於楊史 善曰東觀漢記 沛獻王輔永平五

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 封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

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

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良下坎土艮為山坎為水出雲

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

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

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其善之以問校書郎此



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之  
大旱御雲臺之上筮得蹇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  
曰蹇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  
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如揚  
雄史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  
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

其在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良曰  
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

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七  
步而成比之於王彼則蔑如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

稱亂陝服順帝即位攸之師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  
然再援猶跋扈也西京賦睚眦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改

行稱亂滅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  
之委以分陝之重向曰跋扈畔換也上流荆州也時攸之

為荆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荆州比陝州為分  
陝之望也如侯甸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並鎮益口善曰沈約宋書明帝第六子熒字仲綏封晉  
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益城

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  
將江州刺史邵陵王翰曰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益口

益口江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惣西伐善曰沈約宋書  
齊王太子奉

晉熙王熒鎮尋陽之益城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  
太子輔贊二王之政西伐沈攸之亂也兩藩二王也

公時從在軍祖在軍也鎮西府版寧朝將軍銑曰以版封  
授為寧朝將

軍非臺署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善曰  
沈約

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翰曰  
于時

景燭雲火風馳羽檄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  
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

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  
徵天下兵良曰雲火烽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

下如日景之照也軍書謀出股肱任切書記善曰魏文  
帝與吳質

之急如風馳羽飛



書曰元翰書記翩翩猶左右也書記謂文學之士向曰股肱

軍向曰掌書記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

筆一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

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

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

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弈弈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

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替暢他

人馬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

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

深開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調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

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齊

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技也風儀體

倫氣所以大益於人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爰建爾于上

公尹茲東夏漢書田青曰秦

形勝之國也歸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

河之重複衆而舉敦悅斯在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

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毅可臣亟聞其言矣關禮樂而敦

詩書君其試之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

才其在於竟陵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

受命廣樹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

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也廣公以高昭韶武穆惟戚

惟賢善曰西漢書帝立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

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曰漢書曰倪寬



奏課最連常昭曰最連得第一  
課與諸郡相連而北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

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  
善曰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

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  
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署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淫祀以事鬼神而竟陵王理  
之都市正風而

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  
善曰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失險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而竟  
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

棄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棄也  
邪叟忘其西

吳忘於西景龍丘挾其東臯  
善曰潘安仁楊經謀云曰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尉年十九吳有龍丘

長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  
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酒掃其門猶

體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

道積一歲長乃乘犂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遂

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  
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帝徵拜將作大匠

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齎百錢送寵皆悉寵德義志  
夕而不反西景謂曰夕也言說慕德化而

狹其耕農故出仕也東臯則耕農之所  
會武穆皇后

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善曰蕭子顯齊書武穆

幾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  
毛詩星言夙駕竹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

樂之盡也禮記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  
水漿不入

於口者至自禹穴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

馬迂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濟曰禹

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於都  
逮衣裳外除心

哀內疚善曰禮記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  
曰逮及也疾病也禮屈於厭甲降事迫於權奪禮記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降之事而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也謂將授征虜將軍而

茹感肌膚沉痛瘡距善曰廣雅茹食也禮記曰創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感憂距至也故知

鐘鼓非樂云之本縷麤非隆五臣殺戒所之要善曰論語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為衰斬寢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馬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翰曰樂之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縗縗之服升降以為禮樂乎降升殺降改授征虜將軍丹

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善曰三輔黃圖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君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妹為美人故也漢書秦地五方雜錯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放漢有此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非一法使公內樹寬明外施五臣簡風俗必備五方作則公內樹寬明外施五臣簡惠善曰馮衍說鮑永曰幸蒙危言之世遭寬明之時神臯臧荼緒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臯

載穆轂下以清善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漢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後漢書曰揚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翰曰神臯良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武帝五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

本作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濟曰如千也蓋食邑無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定戶

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齊曰是時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



有志思北土故江南別置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

徐充等州以為南州

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

史向曰兖青冀並在北不充徐接壤素漸河潤善曰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大守召見辭謂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與

京師并蒙福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善曰漢書班

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銑玉關靖柝北門寢局善

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擣擊擣兩

木相敲行夜時也擣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東有黔夫

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宿外

關門之關濟曰玉關塞北關名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此

言後魏在北故比之匈奴玉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朝旨

也北門謂潤州為國之北門也寢局謂除其閑守尚

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

書傳董督也潘岳關中詩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

以興民德尚書司徒掌邦教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

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興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

自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任為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

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善曰山濤啟事方任雖重比此

守雖重比此司徒侍銑曰方任謂太守也言太

中之職太守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

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

中又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能五臣本

敷五典善曰漢書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

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各主三

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

義母慈兄友闡玄闡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善曰

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袖懷矯

跡步玄闡後漢書相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鐘



維貴而息其擊鐘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理

也寢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善曰孝經以孝治天下也亮猶行也緝和也昔者明王之

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向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孝理使天下大和廣布中平之教奪

金恥訟蹊田自嘿善曰呂氏春秋齊人有欲得金者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

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

以重矣銑曰言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

之罪也言金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矣

蹊道也言牛行於田以成道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

繫公是賴善曰呂氏春秋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王弼曰截明於內乃得明潘元茂九

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

不作彫鏤外貌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

發語之聲也繫公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庠序肇興儀

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五臣作歸人範善曰禮記有虞氏養國

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儀刑文王後漢書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

曰變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向曰謂欲

以為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也胄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九信範法

也言師氏之選信歸於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

竟陵王以為合法則也

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

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式是敷奏百

為八座尚書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

揆時序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夫國家之道互

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奏天



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

善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

諫之義隱謂不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

公三極一致愛敬同歸

善曰國語藥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

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一致謂忠孝同為一也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

善曰國語藥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

愛敬之道同歸君親 又授

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

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

善曰尚書 編戶殷阜萌

里名曰神州 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 俗滋繁

善曰漢書曰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 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

多也 不言之化若戶到戶說矣

善曰周易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頃之

而日見也 綸

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 武皇晏駕寄深負圖

善曰應劭風

言也允信緝和也

晏駕 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

奈何者一曰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

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

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重機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 授命輔少帝也負圖者 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拊

負託帝圖以朝百辟 天倫躡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



穀梁傳 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踊鄭玄曰爵踊足不絕地也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預絕于地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內夜

**聖主嗣興地居且爽** 善同良注 良曰蕭子顯齊書曰謂如周公邵公輔相成王之事 **有詔策** 五臣作崇 **授太**

**傳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 善曰

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重人尊敬之故坐而論道與百官異也舉動所為 **地尊禮絕親賢莫二** 善曰晉中皆天下所觀其德

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二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 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則親戚賢臣皆 **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

無有二心 **上殿** 銑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劔履上殿而竟

陵一人天子獨許之敬之甚也 **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

五臣本作矣 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勃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 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濟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輿上殿令言竟陵賢則如蕭傳 復以申威重道增崇親則如曹馬二者公實兼之

**德統** 良曰統紀也言更 **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

**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 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祐詔曰身歿讓存

遺言益厲 翰曰疏表也身死 **天不愁** 善曰 **遺梁岳顏峻**

而讓辭不已 謂讓徐州諸軍事 **記** 善曰左氏傳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







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善同良注

子今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良曰燮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公之位也五教五常之教也克能也

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忍馬五載

尚書曰百揆時叙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善曰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

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象南面以朝諸侯之圖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成王圖以喻霍光令相昭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

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善曰毛詩序開睢麟趾之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謂周公邵公也往哲

則二南也謂周邵輔成王故與之齊美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

雍熙銑曰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天不

竟陵之德安端社稷長佐天下致和平以廣政化

愁魚遺奄見薨落善曰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誄之曰天不弔不慈遺一老方言曰奄遽也尚

書曰帝乃殂落良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

戒期龜謀襲吉善曰禮記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

一習吉襲與習通齊曰先遠戒期謂

風猷向曰式可追崇假黃鉞善曰尚書王左杖黃鉞

翰曰假之以各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專征代功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宰領太將軍揚州牧綠綬麗綬具九錫

服命之禮善曰魏晉官品相國丞相綠綬綬後漢

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

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

錫銑曰綬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







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帝

子儲季令行禁止善曰文子曰夫抱順効誠者令行禁

故曰儲季國網天憲實諸掌握善曰武帝子故曰帝子

於重議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

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向曰鞫問也錮執也言

人有輕刑者寬而不問議人罪各不執其重科蓋仁人也

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善曰

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善曰

之重體生民之俊善曰孟子曰伊尹具自任以天下之

士以為華衮與緼絺張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遠華衮猶朱其紋韓詩子

路曰曾子褐衣緼絺未嘗完論語曰戚文仲山節藻稅包咸

曰節者插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

曰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

也緼絺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

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滸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

息四體之後向曰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

仲長之丘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五臣本作性字善曰

言也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

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帝

善曰文子曰夫抱順効誠者令行禁

善曰武帝子故曰帝子

善曰

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

向曰鞫問也錮執也言

善曰

善曰孟子曰伊尹具自任以天下之

張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遠華衮猶朱其紋韓詩子

路曰曾子褐衣緼絺未嘗完論語曰戚文仲山節藻稅包咸

曰節者插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

曰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

也緼絺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

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滸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

息四體之後向曰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

仲長之丘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五臣本作性字善曰

言也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

善曰

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子儲季令行禁止

故曰儲季國網天憲實諸掌握

於重議

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人有輕刑者寬而不問議人罪各不執其重科蓋仁人也

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

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之重體生民之俊

士以為華衮與緼絺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遠華衮猶朱其紋韓詩子

路曰曾子褐衣緼絺未嘗完論語曰戚文仲山節藻稅包咸

曰節者插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

曰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

也緼絺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

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滸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

息四體之後向曰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

仲長之丘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五臣本作性字善曰

言也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

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帝

善曰文子曰夫抱順効誠者令行禁

善曰武帝子故曰帝子

善曰

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

向曰鞫問也錮執也言

善曰

善曰孟子曰伊尹具自任以天下之

張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遠華衮猶朱其紋韓詩子

路曰曾子褐衣緼絺未嘗完論語曰戚文仲山節藻稅包咸

曰節者插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

曰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

也緼絺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

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滸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

息四體之後向曰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

仲長之丘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五臣本作性字善曰

言也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

善曰



也乃依五臣本作仍字林構宇傍巖拓架翰曰拓開險隘清

爰與壺人爭且緹提將詩曰明月照緹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慎與素瀨交輝善曰劉公幹

援鳴聲清也壺人掌刻漏人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後

與刻漏之人俱有聲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置之

虛室人野何辨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

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人野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

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向曰置此小山中虛室則貴

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高人何點躡屩於鐘阿徵士劉虬

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善曰

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皙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

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

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

適意虞孝敬高士傳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

書又曰劉蚪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蚪為

駕遺書禮請蚪脩牋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

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

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濟

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屩也躡草鞋也鐘阿鍾山也

竟陵王遺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不應辟故

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徵士謂德高徵而不就皆曰

徵士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善曰戰國策

造門欲見於齊宣王宣王使謂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

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

徐入寡人請從宣王乃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

因趨而迎之於門

於五臣無於

憲后致之有由也五臣本無也

善曰

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

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

臣

善曰

後漢書皆丹字大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  
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  
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  
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  
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  
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良曰憲后即獻王也致之有由言  
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

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向曰言山居四時有所序述之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善曰蕭子顯齊書文惠太子懋字雲喬

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傳  
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  
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  
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  
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爰造九言實該  
百行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

以飾百行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言六曰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

導五臣於未萌申善曰衿襦於衿結襦也儀禮曰女嫁母施

烟戒於茲日善曰衿襦於衿結襦也儀禮曰女嫁母施

十其儀毛萇曰離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

則佩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向曰尊法也繭帶也烟明也言書之可為法

一時也命公註解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竟陵王集

有皇太子九言注解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

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

初構超然獨往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

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宇也顧而言曰死

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濟曰



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善曰國

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之侍對也

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平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

賢良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

屬賢英傍思才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匹婦之

操亦有取焉向曰列女亦圖畫也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

曰未見好德愚竊惑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設

馬五臣無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善曰論語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

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

夏投其杖而拜之濟曰言畫列女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

以為出言自口驥駉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圖也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吾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杖謂所拄之杖么

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曰驥駉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所五臣造箴銘積

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善曰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

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向曰先是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五臣懼不怠

善曰左氏傳震夷伯廟罪之弔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上為

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匠者謂占禍福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



怠慢也言人勸脩所震之  
室公將記過且為誠懼  
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

善曰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於世其  
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良曰虛其已心

以受人言常  
受之不足也  
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  
善曰左氏傳  
孟孫卒臧

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  
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於人如藥石之除疾

必由中貌無外悅  
善曰左氏傳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  
不由中質無益也  
濟曰中謂中心

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  
貌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者真性悅也  
貴而好

禮怡寄典墳  
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礼者  
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

典向曰  
怡樂也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  
善曰孫卿子曰是  
謂以已為物役矣

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翰曰物役謂  
從王事也孜孜勤貌謂銳後從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  
乃

撰四部要略淨住子  
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維提  
木以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

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又滅則我法滅  
是故衆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

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  
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

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別能紹續三世佛種  
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

次之述略佛教以為子史  
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  
善

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  
漢書曰大史公書序更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楊雄方言曰  
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

之書  
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

化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  
玄曰洙泗曾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話生天竺

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處迦  
大漸彌

留田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  
善曰尚書  
疾  
臻既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論語師摯之始闕  
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



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備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遽伯玉而貴之弥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輸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同善注是為黜殯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勲懇而則痛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善曰左氏傳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善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與請遵奉古人之盛烈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五臣本無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善曰常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良曰謫責也言誼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向曰汨羅水名誼追傷之因五臣本有以自喻其辭曰善曰應劭風俗通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闕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想

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善曰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侯待也側聞屈原兮自

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善曰常昭曰汨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



水在焉汨音覓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銑  
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  
生即屈

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善曰張晏曰讒言罔  
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濟曰言遭嗚呼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窳鼠兮鴟梟翔合其尊顯

兮讒諛得志善曰胡廣曰鬪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翺翔

也鬪茸不肖也翰曰鸞鳳喻賢人也鴟梟惡鳥也論讒人

得志在朝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善曰胡廣曰逆

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

世謂隨夷為溷胡兮謂跖之躄居為廉善曰

伯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躄楚之莊躄向曰卞隨伯夷皆古

之貞介士也盜跖注躄皆盜賊之人也言人皆反莫邪為

鈍兮鈇刀為銛息廉反善曰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

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干將妻之名也

神劍為鈍以錫刀為利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善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

故有此禍也幹棄周鼎寶康瓠兮善曰如淳曰幹

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甄李巡曰大瓠瓢也甄丘列切幹

用不肖亦猶轉棄大鼎騰駕罷五臣牛驂蹇驢兮

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善曰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

良曰騰奔也言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章

驢使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



甫薦履漸不可久兮

甫殷道也 銑曰章甫冠也 薦籍也 冠之在上 履之在下 章甫薦履者 謂以冠踐籍於足 以履之也 喻賢在下 此為亂之漸也 其國不可久居之

已矣

善曰 應劭曰 嗟咨嗟 苦勞苦 屈原過此 難也 張晏曰 如亂曰之類也 已止也 言

誰語 憂思誰與語事者也 壹鬱謂憂也 鳳漂漂其

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 善曰 張晏曰 史記音漂 匹遙切 翰曰 漂漂 高飛貌 逝往也

襲九淵之神龍兮 沕深潛以自珍 善曰 張晏曰 襲覆也 猶言祭也 莊子曰 千金之味 必九重之淵 而騶龍額

於深淵之處 可以自珍寶也 佒 面 螭 以隱處兮

夫豈從蝦蟇與蛭 質 螭 音引 善曰 應劭曰 螭 蝦蟇 水蟲 害

蟲食人者也 蛭 音引 善曰 應劭曰 蛭 蝦蟇 水蟲 害

水蟲也 言神龍之德 且殊於螭 蝦蟇 食魚者 蝦蟇 蟄也 蛭 蟄也

隨從其小蟲也 君子但避亂世 以隱居 不可與小人從仕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 遠濁世而自藏 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 豈云異夫大羊

善曰 莊子曰 宣尼見蚬 丘之將是聖人僕也 是

自理於民 自藏於畔 郭象曰 進不榮 華退不枯 槁

騏驥 良馬也 言君子之德 遠避濁世 則如良馬 見係絆而羈

束也 及其用之 乃聘千里之道 般 五臣本 紛紛其離此

尤兮 亦夫子之故也 善曰 李奇曰 般 父也 紛紛 亂也 應劭

曰 般 音班 或曰 般 相不去 紛紛 構

護意也 犍為 舍人 爾雅注曰 尤 怨大也 李奇曰 亦 夫子不如

麟 鳳 翔逝之故 罹此咎 言般 相不去 離此愆 尤 亦 夫子自為

之故 不可尤人 良曰 言屈生 盤桓不進 貌紛亂 離及尤 罪也

及此罪 亦屈生自為之故也 盤桓不進 貌紛亂 離及尤 罪也



夫子謂屈生也歷九州而相其五臣本無其君兮何必懷此都

也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向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

都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暉而下之見細德之

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五臣本作搖增翻而去之善曰如淳曰鳳皇曾擊九千

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翮文子曰鳳皇飛千仞

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徵謂輕為徵祥曰鳳皇翕賢人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

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翰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德左右奸險恣為徵祥則搖舉羽翮

而去也彼尋常之汗鳥濱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

魚善曰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天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軀而鯢鮪為之制良

曰汗濱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大魚暗君亦不能用賢橫江

湖之鱣鯨五臣本作鱣鯨兮固五臣本作故將制於螻蟻五臣本作螻蟻

善曰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溟濱必為螻蟻所制以况小朝主國不容受忠迂之言亦謂諛賊小人所見

害也鱣或作鱣史記鱣張連切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

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鱣音尋向曰鱣鯨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

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遭讒佞之所害

### 弔魏武帝文

####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

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善

毛詩曰嘯歌傷懷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

曰假設客言以發意



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觀陳根而

絕哭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

寄者同歸也國語曰楚子西斃於朝藍尹壘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其禮則否禮記曰朋友之

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謂

時遠也宿草即陳根也今乃五臣本無乃傷心百年之際與哀無情

之地銑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之傷心是與意者

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良曰言機

識人情亦可無之機答之曰五臣本無此一句夫日蝕由乎交分山

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

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公問

為災日月之行也今同言二至相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

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

將若何向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

日月相掩故蝕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然百

土朽故也濟曰言日蝕山崩亦自然運數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

累善曰尚書曰高明柔克明謂日月也良居常安

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林

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翰曰山止於地夫以迴天倒

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後漢書左

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善曰

信唐衡也淮南子曰魯湯公與韓蕢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

日為之反三合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向曰形骸內性濟世

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壯也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



氏春秋公子平曰心居魏闕之下淮南子注曰魏闕天子闕也

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善曰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

而不昇余也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光子

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善曰尚書氏傳于產曰諺曰蕞爾之

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良曰言德声雖光明徧於雄心

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翰曰弱情謂疾病長筭

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善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

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也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嗚呼豈特警史之異闕

景黔黎之怪頽岸乎銑曰特獨也警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

變異之怪乎則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善曰命亦可傷

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兩雅曰冢大

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

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

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丕植

彪章也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

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

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善乎

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也

達人之謹言矣善曰聲類曰謹善言持姬女而指

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善曰魏略曰太

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太祖崩文帝受

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

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

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向曰持執

也姬衆妾之摠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豹武帝

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



四子云此以累重汝輩因下泣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

人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列子相室

於四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善曰言人命盡而神

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

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翰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

勢也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然而婉變婉力房

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然而婉變婉力房

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善曰書哀紀述曰

婉變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縣也

左氏傳注曰幾近也銑曰婉變從順貌綢繆相親貌

幾近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又曰吾婕妤妓人皆

房閨家人則近於細碎也本無

皆著略銅爵五臣臺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

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於臺堂上施八尺牀五臣本作

樂於臺上銅雀臺名

總歲五臣本總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

之朝脯上五臣本脯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乾肉

飯也蒲秘切濟曰脯日晚時也脯月朝十五五臣本

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有日字輒

向帳作妓謂十五日也妓樂也汝等時時登銅雀

臺望吾西陵墓田向曰汝等又云餘香可分與諸

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善曰舍中謂

世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景公為履黃金之墓

以組連以珠銑曰諸舍中謂衆妾無所為者令學作履

置之組者以吾歷官所得綬皆著略藏中良曰綬

以貫玉佩也藏猶積中藏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凡

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二者可以勿求存者



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善曰今衣裘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一兩傷 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 向曰言亡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令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

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去有甚而必得智 去有甚而必得智

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據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去其惡故可悲也 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令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 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 銑曰人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 翰曰雖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化安能固全其愛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焉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子罕言利 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不用心

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 善曰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 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

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善曰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 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

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善曰白虎通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 善曰京都賦統接漢緒答賓戲

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 善曰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龍之淵潛候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菌是謂慶雲 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

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善曰周易祭公謀父奕世載德載猶行

運神道以

運神道以

運神道以

運神道以

運神道以

運神道以

運神道以

運神道以



也翰曰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善曰王氏傳子

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

疆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向曰電擊言如

電之威也勅疆也如遺謂擊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

而後綏善曰淮南子八絃之外乃有八極良曰八

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翦暴乱而後安百姓

闡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

密靜之風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事也禁闡謂天地

之闡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之啓開闡門舉

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

循絃謂之微濟曰漢末政大乱礼樂崩壞而武帝舉修法

綱將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乱也故

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

太平結理紐繼解失微調也

而來歸善曰雲物喻羣凶左氏傳分至啓閉必書雲

銑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

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

也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善曰周易天

禮記天無私覆淮南子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濟

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

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翰曰齊成元大也

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出所推其高德也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善曰左氏傳呂相曰

預注造成也將覆篲於浚谷擠計為山乎九

向曰造成臻至也

天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篲進吾往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擠墜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銑曰將覆篲為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

忽山頽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篲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地



浚深也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 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 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無定也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

顛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齊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屋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 當建安之三

八寶大命之所艱 善曰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翰曰言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

於此年 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範曰稅舍也

惟降神之繇邈眇千載而遠期 善曰捨駕言死也 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

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 故武帝當靈應之符在此也膺當也 雖龍飛於文昌非

王心之所怡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也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 憤西

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

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 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泝度也舉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

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去

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瘳彌四旬而成災

善曰望北敷於渭濱尚書既克商二年

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

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城而病甚重也

甚重也言遇疾之時冀明日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彌甚也

涇而竭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

曰涇涇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峭涇思玄賦曰迴志竭來從玄謀

也峭涇二山名竭來言歸去來也旃頰之屬也

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尚書曰帝念哉

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留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

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

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向曰伊惟也赫

奕盛貌寔實也言

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

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由巴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而盪北海

銑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蓋偏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海也

厄奚險而弗

濟敵何疆而不殘

良曰奚何也殘殺也言雖險必濟也雖疆必殺也

每因禍

以提

五臣本作提福亦踐危而必安

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說文曰

提安也時移切濟曰提猶致也言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福也雖陟踐危險其志如安憂國之深也

迄在茲而蒙昧

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而無端

軀命以待難

善曰楚辭曰口痛沒世而永言

命

善曰鵲冠子曰從祀委命撫四子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命以待死終痛沒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

巨陰切

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

善曰鵲冠子曰從祀委命

命以待死終痛沒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

向曰委棄身

撫四子

王

王



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平声 銑曰積歎 謂悲思隕絕也迨營魄

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声 善曰楚辭曰我營魄 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

也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催賄焉善曰孟子曰 嘔感而言嘔

也感謂入頻眉感顛憂貌也 催涕泣垂貌 濟曰姬女小女也 季豹小男也 嘔瘁謂蹙眉而憂也 催深悲貌 謂遺囑於四子

也氣衝襟以嗚咽五臣本作 涕垂睫而沈瀾 善曰

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 君淚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 崔瀾臣瓚 曰崔瀾涕泣闌干也 崔與沈 字同 翰

曰嗚呼謂悲多不得言也沈瀾淚疾流貌違率士以靖

五百本作靜寐戢彌天乎五臣本 一棺 善曰毛詩曰率士之 濱古詩曰潛寐黃泉

下毛長詩傳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 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棺有一棺之士 向曰言

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戢斂彌天之大德咨宏度之峻

於棺之中也率士猶天下也靜寐猶死也邈壯大業之允昌 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銑思 曰咨嗟宏大峻高貌遠允信也

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 正終後君有正始也

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援貞吝以甚 悔雖在我而

臨死始有抑揚之氣不臧 善曰言為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表是引貞吝之道教 為可悔之行 周易 自邑告命貞吝毛詩 何甲

不臧濟曰援引也 貞正也 其教也 臧善也 言引其正道者 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

謂上序所云吾小忿惜內顧之纏絲恨末命之微詳

大過不當效者是善曰西示賦 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彦升書曰纏絲患 好庶躡尚縱尚書曰道揚未命 翰曰內顧家事也纏絲

親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之德甚高但惜紆廣

其臨終下節乃於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念 五臣本 於履組 向曰謂遺令云學 塵清慮於餘香

念五臣本 於履組 向曰謂遺令云學

塵清慮於餘香



銑曰謂遺令云餘結遺情之五臣本婉孌何命促而

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

服不敢服毛詩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神之出排玉房

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即銅雀臺上以

玉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

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人也濟曰宣布

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倡女樂

也即向帳矯感五臣本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善

作妓是也家語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

息以淹涕也矯舉也感憂也赴節謂赴曲之節會也善曰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

不亡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

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觀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庶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思惠無不亡也

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

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

必藏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成已翳沒影響故亦

翳則影滅聲沒則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

良曰微調也精乾飯也言雖進脯糒誰復嘗而食之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

茫茫善曰王詩曰皎士茫茫登爵五臣本臺而羣

悲貯直美目其何望平聲既晞古以遺累信

張目遠視終不見君子是亦何望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

簡禮而薄葬平吉簡禮而薄葬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

廢義簡禮末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意

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向曰機言我望古人奢



銑曰謂遺令云餘結遺情之五臣本婉孌何命促而

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

也服不敢服毛詩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神之出排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即銅雀臺上以玉飾

也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人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

也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

也也即向帳矯感五臣本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

也家語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淹涕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

不亡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庶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雖有思惠無不亡也

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

必藏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成已聲沒影響故亦

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糝而誰嘗善曰音響景影也

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

登爵五臣本臺而羣

悲貯直美目其何望善曰字林曰貯長貽也博

既晞古以遺累信

簡禮而薄葬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

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向曰機言我望古人奢



華以為遺累信可以簡  
略於禮而尚薄葬  
彼表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

王善曰言表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  
謂遺令云吾衣表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

乃遺塵黷之謗  
於後世帝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  
良覽

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 祭文

#### 祭古冢文

謝惠連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

東府城城壑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 東府掘城北壑入文餘

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

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甃

謂之塼善曰手長詩傳曰甃甃甃也今  
以木為槨中

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

墓見棺之前和向曰棺題曰和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禮記孔子曰明  
器者神明之器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

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

撥之應手灰滅善曰說文  
棖杖也宅庚切南人以

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善曰漢書曰武帝

水中甘蔗節及梅李

核善曰爾雅  
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

華以為遺累信可以簡

略於禮而尚薄葬

王

乃遺塵黷之謗

於後世帝王

言情苟存乎大戀

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壑入文餘

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謂之塼

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墓見棺之前和

禮記

器者神明之器

三尺可有二十餘頭

撥之應手灰滅

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水中甘蔗節及梅李

核



切一作辯字音練與練字通瓜中子與肉心也翰曰浮出散在棺外銘誌不存

公謂彭城王也城者謂築城人也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

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

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

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銑曰旅衆也

樂杵也司主也窮泉為壑聚壤成基善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一擲既

啓雙棺在茲拾畚本悽愴縱鋪漣而五臣本作而

氏傳曰朱災陳畚揭謂之鋪周易曰泣血漣如畚實籠也爾雅曰銑濟曰

春土籠也鋪銑也漣而流淚貌芻靈已善曰禮記塗車

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翰曰芻草也言東草為人几筵糜腐俎豆傾低

盤或梅李盎烏浪或醢醢善曰爾雅益謂之任

海說文曰醢酸也呼蹄切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音庶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盎瓦器也醢肉醬也醢醋也庶

傳餘節瓜表遺五臣本犀善注見序文追惟夫子

主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天寧顯

寧海銘誌埋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

善曰寡婦賦曰潛靈邈其不反良曰今時功名美惡如

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善曰毛詩百堵皆興堵皆謂堵墉不可轉壅不可迴翰曰墉牆也言牆壅既



冢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與念撫備五臣本增

哀善曰漢書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

淳曰便房塚壙中室也埤蒼曰備不送人葬也餘腫切備或

為偶偶刻水以像人形五苟切向曰以柏木黃心累在棺

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射聲垂仁廣漢沅渥善曰

也題棺兩頭也觀棺也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

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

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

常有哭声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舍卒時祠骸府阿掩

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理由是即絕骨枯

骼格城曲善曰禮記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骸骼並骨也掩骸也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善曰孝經上其宅兆

也掩骸也月人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因輪移北隍窀穸五臣本東麓

此為古風也謂十改葬

善曰說文城池無水曰隍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

窀厚也窀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說文窀穸下

棺也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麓濟曰輪葬車

之輪也隍城池也窀穸墓中埏道山足曰麓

棺仍舊木善曰周禮注曰壙謂冢中

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未之

有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有也自周公以

來存此敬遵昔義還祔雙魂善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

禮二棺合還合雙魂而葬酒以兩壺牲以特豚濟曰特

幽靈髮髯歆我犧樽嗚呼哀哉五臣本無此一句

善曰魏太祖祭橋

玄文曰幽靈替翳李康鬻髯賦曰幽魂髮髯忽有人形禮記

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也許宜切翰曰畫

生於樽故云犧樽

祭屈原文

云犧樽

祭屈原文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少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

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

湘州刺史吳郡張

邵善曰宋書曰張

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善曰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

良曰旗旗

幡之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

訪懷沙之淵得捐

珮之浦

善曰楚辭

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

沙石自沈於汨羅之水離騷經

云遺余珮兮澧浦遺即棄捐也

弭節羅潭艤舟汨渚

善曰楚詞

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

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

止駕也艤舟謂船附岸羅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

潭渚者屈生自沈處也

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善曰王逸楚詞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向曰

戶曹掾三閭

蘭薰而摧玉續

五臣本

則折

善曰語林曰

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續密以粟智也

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亦亡身之本

物

忌堅芳人諱明絮

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

白珪良曰明

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善曰賈誼弭屈原

絮謂忠直

此答楚詞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

濟

時飛霜急節

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

周書曰小暑

相鱗七說曰飛霜厲其未疾風激其崖

翰曰溫風所以養

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以養人及時也飛霜之積至於堅冰

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

贏羊

溝紛昭



懷不端善曰嬴秦姓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請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

會武關遂脅與俱婦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

也是時秦昭王楚懷王道不正棄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謀折儀尚貞茂椒向曰嬴秦也羊楚

蘭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紕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

秦因留懷王楚詞序曰以慢諂兮極又欲充夫佩緯

共諸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諂兮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

尚也是時楚謀與齊為變以備秦兵乃為張儀靳尚等拆之遂絕齊交也貞正也茂輕易也椒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

蘭也言屈生懷真正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諸身絕郢闕跡徧湘干善曰

都也詩傳曰干崖也良曰絕遠也郢即楚比物荃

也湘即水名干問也言其逝如湘江故跡徧其間比物荃

係連類龍鸞善曰韓子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王逸楚詞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如

作離騷以託君子濟曰荃孫香草也屈生聲溢金石志

華日月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

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如彼樹

光可也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

芳五臣本實穎實發善曰毛詩實發實秀實穎實粟

樹芬香之草實秀發於時望泪心歎許瞻羅思越善曰吳質答東

也言懷思古人故思遠良曰歎悲也越遠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善曰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

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惟君之懿早歲飛聲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義窮幾豕文蔽班揚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性婁幸剛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登朝光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國實宋之華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才通漢魏譽浹龜沙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

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

服爵帝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典棲志雲阿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清交素友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氣高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比景共波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叔夜嚴方仲舉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逸翮獨翔孤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流連酒德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風絕侶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嘯歌琴緒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游顧移年契闊宴處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

善曰列子太素者質之始

言春與游談賦詠至秋乃死大素無形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善曰毛詩明發不寐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儀在路

心悽目泣情條雲互

善曰李陵詩良曰泣謂下淚條理也

言情理忽失次而亂

涼陰掩軒娥月寢耀

善曰姮娥掩月故曰娥月

周易婦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

燈動光几牘誰炤

翰曰几牘謂平生披讀典籍之

衽長塵絲竹罷調

向曰長擘悲蘭宇屑涕松嶠

善曰楚詞涕漸漸其如屑

古來共盡翠牛山有淚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

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諛

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非獨昊天殲我明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

善曰

申酌長懷顧望

善曰

歔歔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嗚呼哀哉

善曰爾長懷中篇而歎

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滑

翰曰歔歔悲也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三才' (Sancai) or similar characters, oriented vertically across the center of the page.





佛經